

于  
人  
龙  
判  
牒

清代名吏

于龍判牘

襟霞閣主編

## 著者小史

于成龍。字北溪。山西永甯人。康熙時。由優貢分發廣西。以知縣用。康熙十三年。任廣西羅城縣。其地苗蠻雜處。無官廨。盜匪繁多。爭劫不絕。民風尤悍。從來作官者。多爲所殺害。而風土更惡。一切飲食起居。幾不與中國同。其苦不可當。所帶僕役。非死卽亡。于公曾有致友人一書。敘述任羅城時困苦艱難情況甚詳。治盜尤有政績。稱天下第一清官。後升遷湖北黃州府武昌府。再任福建藩司。至兩江總督。卒於官。諡清端。古文詞亦稱盛。清初第一良吏也。

新編  
詳注

于成龍判牘菁華

目次

婚姻不遂之妙判

重懲淫尼之妙判

兩姓械鬥之妙判

索詐行凶之妙判

爭奪嗣產之妙判

控媳忤逆之妙判

聚賭牟利之妙判

土豪詐財之妙判

購貨爭執之妙判

男扮女裝之妙判

夫婦不協之妙判

欠債誣陷之妙判

代飾新郎之妙判

糞污衣服之妙判

爭葬母柩之妙判

誘拐兒童之妙判

以良作妾之妙判

懲辦娼妓之妙判

爭奪婦女之妙判

一女兩嫁之妙判

請求再醮之妙批  
調戲寡孀之妙批  
索債被毆之妙批  
強奪耕牛之妙批  
土豪纏訟之妙批  
誣告強姦之妙批  
胥吏作姦之妙批

祝壽起釁之妙批  
控告悍媳之妙批  
控婦凶悍之妙批  
錢債糾葛之妙批  
侵蝕公款之妙批  
吞沒存款之妙批

新編  
評註

# 于成龍判牘菁華

虞山襟霞閣主編纂  
衡陽秋痕樓主加評

## 婚姻不遂之妙判

羅城西門外有馮汝棠者。有女曰婉姑。姿容美麗。尤擅吟咏。愛西席錢萬青才。遂私之。卽央媒執柯訂婚。嫁也。有呂豹變者。本執褲子。目不識一丁字。涎女色。以多金賂婉姑之婢。使進讒離間。又託媒向女父多方游說。女父汝棠本一市儈。惑其富。竟悔前約。而以女許之。親迎之日。強置輿中而去。迨紅氍毹上。雙雙交拜之際。女突從袖中出利翦。刺其喉。血花四射。經多人救護。得不死。女復排衆奔逸。至縣訴告。而錢萬青亦以悔婚再嫁。控馮汝棠到縣。于成龍時宰羅城。廉得其情。卽飛籤拘馮汝棠及呂豹變到堂。一鞠之下。立下判書曰。關雎詠好逑之什。周禮重嫁娶之儀。男歡女悅。原屬恆情。夫唱婦隨。斯稱良偶。錢萬青譽擅雕龍。才雄倚馬。馮婉姑吟工柳絮。夙號鍼神。初則情傳素簡。頻來問字。之書。則繼夢穩巫山。竟作偷香之客。以西席之嘉賓。作東床之快婿。方謂情天不

老琴瑟歡諧。誰知孽海無邊風波。忽起彼呂豹變者。本刁頑無恥。好色登徒。恃財勢之通神。乃因緣而作合。婢女無知。中其狡計。馮父昏瞶。竟聽讒言。遂以彩鳳而隨鴉。乃使張冠而李戴。婉姑守貞不二。至死靡他。揮頸血以濺凶徒。志豈可奪。排衆難而訴令長智。有難能。仍宜復爾前盟。償爾素願。月明三五。堪諧夙世之歡。花燭一雙。永締百年之好。馮汝棠貪富嫌貧。棄良卽醜。利慾薰其良知。女兒竟爲奇貨。須知令甲無私。本宜懲究。姑念緹縈泣請。暫免杖笞。呂豹變刁滑。紈褲市井淫徒。破人骨肉。敗人伉儷。其情可誅。其罪難赦。應予杖責。儆彼冥頑。此判。

〔評〕世之婚媾。重富嫌貧。薄俗夫妻之愛。且多由勢利而來。故非自由戀愛者。必難無貌合神離之痛苦。二千餘年來。癡男怨女。死於婚姻之不自由者。正不知其幾千萬萬也。于公以婉姑斷歸萬青。使有情人終成眷屬。在今日之新思想言之。尊重男女自由意思。明白夫妻戀愛原則。不致屈燕婉以戚施辱才人於廝養。其善一。以古人之舊道德觀之。整綱常。重貞操。不使女爲失貞之女。男爲無義之男。其善二。至愛屋及烏。免責馮父。懲邪儆惡。痛笞凶徒。

則尤情與法兩得其平。于公在清代爲第一清官。自知縣以至撫督。歷廣西湖北福建以至江南。數十年間。政績昭著。名聞天下。良有以也。至馮婉姑不肯踰盟。至以身殉。富貴不移。威武不屈。洵深得自由戀愛之真締。不特在現日爲不可及。卽數之古來名媛。能如是者。蓋亦甚寡矣。彼藉口戀愛自由而朝甫締姻。夕卽離婚者。是真馮婉姑之罪人也。吾書至此。感慨係之矣。

### 夫婦不協之妙判

羅城有顧佛言者。娶妻梁氏。不甚相得。同居五載。絕少歡洽。因又買鄉中小家女蓮花爲妾。蓮花鄭姓。入門後恃寵而驕。恆與大婦勃謫。無嫡庶禮。而佛言又往往左袒蓮花。婦不能堪。投牒公庭。于公審問一過後。再三勸誠。並歷舉修身齊家之義。向佛言開導。佛言初尙唯唯。後亦感動。至於泣下。與婦梁氏和好如初。而梁氏亦悔悟。其判文如下。

審得顧佛言與妻梁氏涉訟一案。本縣研鞫再三。開導數四。兩大不並立。妻妾操同室之戈。左右難爲。祖房闡成交關之地。歎子產之才。難笑尙書之所好。偶有軒

輕掩袖以啼。稍加慰勞。入門卽妬。以致舉案無相。莊之雅帳底風雲。抱衾啓寶命之嗟。臥房荆棘。一則忘樛木之恩。祇圖自己快活。一則昧螽斯之義。誰憐別個淒涼。雖婦女之恆態。亦中葺之醜言。本縣今爲爾斷。顧佛言應按七襄之典。輪侍床幃。平兩地之情。徧承雨露。勿生輕重。勿起愛憎。梁氏應懷江沱之悔。體樛木之情。我見猶憐。母執南康之劍。兄來借宿。不斫車武之裙。蓮花應仰承主意。恭侍婦勞。母恃寵以撒嬌。毋忘本而爭位。從此各安一室。毋再交爭。庶耕前鋤後和氣。招祥細骨輕軀。主恩永在綠珠帳裏。笑吟子夜之新聲。卓氏房中重鼓求凰之故曲。吾旣諄諄告誡。一片婆心。爾須諾諾以遵。百年好合。此判。

〔評〕清官難斷家常事。凡父子兄弟夫婦妻妾之間。遇有訟爭。旣不可以刑求。又不可以理喻。顧法則乖情。順情則違法。而又有道德以束縛之。倫常以繫維之。雖有賢明之官長。莫之能治矣。于公此判。可謂情法雙顧。兩得其平。卽其措詞。亦委婉成章。古人遇父子骨肉之爭。告父以慈。告子以孝。而于公於此。夫婦妻妾之間。亦能分別勸諭。毋徧母黨。允公允明。宜三人皆感激悔悟。

歎躍而去也。文詞亦情文並茂。極芳菲纏綿之致。

### 重懲淫尼之妙判

于公任黃州府知府時。有觀音庵尼妙蓮者。雖皈依優婆。而心懷六慾。與里中諸無賴惡少徵逐。每夜必開無遮大會。堂皇無忌。不避人言。而人亦以不顧多事聽之而已。于公聞其事。大怒。一日密以隸役四人突入擒之。時妙蓮正與惡少五人席地飲酒。謔浪笑傲。見差役時。躲避不及。盡拘入縣。于公審問一過。卽判淫尼掌頰入百。發交官媒勒令蓄髮價賣。惡少四人各笞一千。枷號半月。觀音庵立行焚燬。庵中財產改撥入清節堂。一時士民大快。頌聲徧野。而黃州淫風亦一時大殺。是誠于公之德政吏治也。判文如下。

勘得淫尼妙蓮。皈依三寶。未斷七情。狂招惡少。借禪寺作洞房。高燒佛燈。比花燭更輝耀。窮凶極惡。有污佛門。穢褻荒唐。謬云淨戒。龍宮落髮。未斬情絲。佛殿齋身。先墮慾海。貝葉仙旛。聊充錦幔。優婆禪榻。竟作巫山。應以韋陀之法。杵平爾慾火。再借金剛之寶。炬焚厥淫藪。掌頰八百。以儆貪癡。並發媒看管。蓄髮價賣。惡少哀

五寶。朱宗良。方寶。三方立榮。范成福。閔飲尼庵。所爲何事。卽無曖昧他故。而瓜田李下。不避嫌疑。亦決非善類端人。各答一千。枷號半月。張令密邇咫尺。何竟一無聞知。其平日之廢弛職責。不勤吏治。已可慨見。應候詳記大過一次。以示薄儆。地保王發元。匿不舉發。坐視傷風亂俗。亦屬有忝厥事。立卽開革。抑本府又有告誡於該縣令者。牧民之責。首重敦紀治獄之事。應貴疾惡。以如此敗法傷化之事。公然爲之。不忌而該令亦不爲訪拿。任其引誘狂且。招致豪奴。以佛地作淫窟。借禪門以招搖。顛預糊塗。竟至若斯。試問所謂牧民者。所牧何事。而所謂治獄者。又所治何人。該令縱不懼攷成。獨無慚衺影乎。除詳報上憲外。此判。

〔評〕知縣爲人民父母。有敦倫飭紀之職。又爲上官耳目。有治獄懲惡之責。乃兩俱失之。此所以遭于公之嚴譴。於詳記大過一次外。又於判文中一感三歎也。又清制。知縣爲親民之官。遇案應先發交縣令審斷。俟詳報後。上官認爲舛謬。或經被判者赴省上控。始由上官弔卷審問。或另委他員會勘。如此案不經縣令審問。逕由知府自行審斷者。甚爲罕見。蓋于公於破獲後。對縣

令已極不慊。預備詳審懲治。故逕自審斷。不再發交。况知府本亦有斷案之權。可不必發交縣令審問。非如現日之高等審判廳。依法必須爲第二審。不能越級而爲第一審之事也。

### 欠債誣陷之妙判

有呂思義者。其祖莘耕。曾欠同邑陳敏生之祖景山錢八十千。是時呂貧陳富。此尙在前明末葉。迨滿清定鼎後。陳族衰落。一貧如洗。而呂姓因有軍功。反隆日上。家資擁有百萬。至順治十三年。于公知廣西羅城縣。陳敏生因向呂思義索債不還。大肆辱罵。敏生之父。曾任明都尉。死於桂林。殉桂王之難。而敏生亦曾從軍三年。呂思義被辱後。擬借此誣陷之。謂爲陰結江湖亡命。意謀不軌。陳知之。不恐。謀先發制人。卽以索債事控官。而呂亦投牒訐陳。于公審問一過。卽下判曰。

審得陳敏生呈控呂思義一案。本縣研鞫數四。真相業已明白。此事呂思義實有不是。欠債不還。一罪也。圖謀誣陷。二罪也。在呂思義意。以爲欠債一事。尙在前朝。

今國家已易大清。前朝所有之區區債事。何能再行索討。自應銷滅。在陳敏生。意欠債事。雖在昭代。而欠債者。仍是呂姓之人物。不能因國家更易大清。即可置債事於不問。查例載順治十一年。福建按察使曾詳請總督移文刑部詢問前朝私人事務辦法。據刑部覆文。謂前代所有私人間一切糾葛。仍應執法審斷。不能以事屬前代。即可妄謂銷滅。致細民吞聲受害等語。憲諭煌煌。仰見大部公忠無私。洞悉民隱。本案呂莘耕欠陳景山錢八十千文。雖在前明萬歷二十二年。而契紙尚在。又經呂莘耕之孫呂思義承認屬實。則欠債一事。當非虛偽。既非虛偽。遵照順治十一年刑部復浙閩總督移文。呂思義即應如數償出。不得有所藉口。而妄思狡賴。此欠債不還一事。呂思義實不能逃厥咎也。再從呂思義投牒攻訐陳敏生勾結江湖亡命圖謀不軌言之。陳敏生之父陳應龍。在前明時曾任桂林都尉。是明代之臣子。非國朝之庶民。其抗拒王師。矢志不屈。是正臣子所應爲。吾大清定鼎後。於順治九年。曾下諭獎卹明代殉難諸臣子。賜諡立傳。以昭激勸。該民何得借此告訐。欲以朝廷所褒揚激賞者。轉爲誣陷。被害之資。不唯不忠不孝。抑亦

無父。無君。至陳敏生前在順治二三四等三年。確曾隨父從戎。服兵明代。然是時  
吾大清雖定鼎燕京。而桂林仍在明手。仍爲大明之臣子。不得以叛逆論。桂林攻  
克。天下一統。陳敏生亦卽歸順國朝。還至家鄉。耕田自活。七年以來。並未稍有不法  
情事。致勞官廳督責。此次因向呂思義索償不遂。稍加斥辱。卽被借端誣陷。謂  
爲叛逆。本縣三搜其宅。五詢其鄰。均無實迹可得。而原告人呂思義亦改變其詞。  
游移莫定。謂爲勾結亡命。所謂亡命者。何人謂爲謀爲不軌。所謂不軌者。又何據。  
本縣五次查訊陳敏生鄰人。均云七年以來。從未見有外來客民來村。與陳敏生  
來往。陳敏生亦從不出外。搜查陳敏生家中。亦未發現有何種可疑之處。是呂思  
義之控陳敏生勾結亡命。圖謀不軌。均屬誣妄虛僞。不過以狡賴債款未遂。致被  
斥責。故老羞成怒。出此毒手。其心思之陰險。手腕之刻毒。實所罕有。本縣審問至  
此。目眦欲裂。須知吾國家開基之正。得民之盛。負絕千古。莫與倫比。吾皇上又以  
忠孝治國。仁厚撫民。凡前明臣子甘心殉難守節者。無不予以褒榮。卽今日隱逸  
山林。甘食夷齊之薇蕨。而不願出佐盛世者。亦不加以督責。一任其心之所安。順

治十二年三月。又特頒上諭。禁止人民借昭代之事。爲嫌挾攻訐。並重申其說。凡曾爲明朝臣子者。自應有追念故國故君之思。人情之常。不足駭異。其願歸順朝廷。裸將膚敏者。固爲吾大清之赤子。卽恥食周粟。隱逸山林者。亦不失爲勝國之頑民。苟無狂悖情事。足以擾亂王章者。概不得妄事吹求。綸音天語。仁聖莫加。凡爲大清臣民。或曾服官前代。今亦爲大清之赤子者。應如何感激涕零。乃呂思義妄言攻訐。借端誣陷。其居心之不可問。實爲人類中所罕有。按律誣告人叛逆者。卽以叛逆罪治之。姑念呂思義於大清入關時。首先歸順。轉戰兩粵。持弓十年。應特予寬恩。免其一死。杖二百。流三千里。妻孥發配。家資入官。所有陳敏生錢八十千。由公家在呂思義貲產中。分出撥歸完案。除詳報撫臬憲外。此判。

〔評〕吾編于成龍判牘。至此案不覺爲之拍手一快。然翻閱清史。覺于公所言似有溢美之處。清兵入關後。殺戮之慘。無以復加。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所謂開基之正。得民之盛。實與事實相反。但平心而論。順治尙不失爲一好皇帝。平定粵桂後。卽諄諄告誡天下。不得借昭代之事。以誣妄良民。並言凡爲明

朝臣子而其心不思明朝者。其人必無心肝。斯雖爲開國君主一種收拾民心之計。然較諸明太祖之擅殺元臣子孫。則已高下懸殊矣。吾又觀清代全史。覺清代十帝。以順治康熙光緒爲最佳。雍正天性殘酷。然精明強毅。不失爲一代有爲之主。最不堪問者。則爲世所稱十全老人之乾隆。內多欲而外行仁義。寵用奸臣。殺戮志士。凡種種虐民害世之事。無不爲之。其無道浮於桀紂。清之亡實亡於此。他事無論。卽以黨案論。使此事而出於乾隆十三年者。則于成龍決不敢如是判斷。卽判斷也。而詳報上峯。亦必駁斥。甚者官職姓名不保。幸在順治時。故陳敏生得剖析冤情。于成龍亦身名俱泰。故清朝開國雖不以其正。而順治實不失爲一令主。未可以其異族而一筆抹煞之也。又民國成立後。黨禍徧天下。挾嫌者欲圖傾害。往往以黨獄陷人。如民國元二年之宗社黨。三四年之革命黨。以至最近二三年之過激黨。社會黨。一紙朝遞。性命夕去。無所謂法律。無所謂供證。名雖民主立憲國。而人民之性命財產。其危殆反甚於清。是更爲之三歎者也。嗚呼。以異族專制之世。尙有

于成龍其人。出而平反冤獄。保全善類。而所謂共和國司法獨立之司法官。反不能如是也。有心人能不爲之歎息乎。使于成龍而至今在者。吾雖爲之執鞭可也。

### 兩姓械鬥之妙判

廣西爲苗蠻雜居之地。于公所宰羅城。又苦不堪言。民風强悍。莫此爲甚。有趙廖兩姓。因爭執一地。發生械鬥情事。何謂械鬥。吾江浙不常見之。粵閩最多。桂次之。卽兩族各號召全族中人物。愈多愈妙。不足以雇親戚。各持械相鬥。進退動作。一如兩軍之鬥陣然。每一役。雙方死者。至少總以十計。房屋之被焚。兒童之被殺者。不知幾許。官吏莫敢禁。卽禁亦不甚有效。每一械鬥案出。官更多詐。爲不聞。迨至雙方械鬥了結後。始行報官。就死人之多少。定雙方之勝負。原因何在。不暇問。亦不能問也。于公痛惡之。平時恆出示嚴禁。並於朔望日宣講鄉約時。又一再訓諭。往往淚隨聲下。以故羅城械鬥之風少戢。此次趙廖兩姓械鬥。原因在爭奪一地。其地在趙姓之後。廖姓之前。久已荒蕪不治者。然亦莫知